从契丹小字解读探达斡尔为东胡之裔

刘凤翥

早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祖国东北大地即布满了人类活动的足迹。先民们用辛勤的双手创造着人类的文明。他们生息繁衍，逐步形成历史上和现在的东北各兄弟民族。

春秋时期，在祖国的东北和北方崛起了三大古老民族：在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即肃慎；大兴安岭东部的是东胡；大兴安岭以西的为匈奴。

当时的东胡“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①”。东胡与匈奴之间有“瓯脱”地。据白鸟库吉考证，“有兴安岭连亘于南北，则此瓯脱必布于此脉之左右矣②”。据《史记·匈奴传》“索隐”，东胡因“在匈奴东，故曰东胡”。“东”，定语，“胡”，实词。“胡”这个词至今仍保存在达斡尔语中。达斡尔语称“人”曰 hu③，与“胡”同音。“东胡”即“东方之人”。

《后汉书》说：“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④”。《三国志·魏志》卷三十也说“：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⑤”。鲜卑源于东胡是非常清楚的。

《辽史》卷六十三“世表”说：“鲜卑葛乌菟之后曰普回。普回有子莫那，自阴山南徙，始居辽西。九世为慕容晃所灭，鲜卑众散为宇文氏，或为库莫奚，或为契丹⑥”。契丹源于鲜卑也是十分清楚的。

至元代尚有契丹人，著者如耶律楚材即是。然而就在其时，契丹民族即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沉积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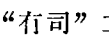
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至今还不十分清楚。如果通过某种手段，探明达斡尔族与契丹族的渊源关系，则可将达斡尔的族源上推到东胡。有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已做过种种探索，其中尤以陈玉书先生的考证⑦最为详核。

从契丹文字的解读入手探索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最初系由沈汇同志提出⑧。他首先指出契丹小字《兴宗哀册》的作者为耶律良。《辽史》本传中说“字习捻”，而在本纪中又被记为耶律白。从而推测“习捻”为“白”之义。达斡尔语称“孝服”曰 Xinge，与“习捻”发音相近，因为达斡尔族的孝服是白色的，可见契丹语与达斡尔语有关。接着他论证了契丹语中语义为“复来”的“匣列”即今达语的 hari（令回、叫回去）、hari—bei（回去）、haro（报答，回敬）；契丹语中于义为“玉”的“孤稳”即达语中的 gu；契丹语中于义为“五”的“陶”即达语中的 taaw（引者：应为 tago），等等。这一尝试颇有意义。笔者循此继进，试图对此作些补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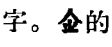
一、达斡尔语中的“长”字一词是因袭的契丹语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是一件契丹小字与汉字相对译的材料，从它入手解读契丹字比从其它资料入手更有鉴别标准。我们由此入手谈起。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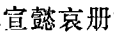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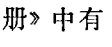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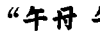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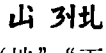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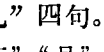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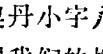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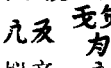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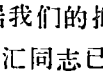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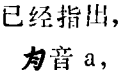
《郎君行记》的汉文部分有“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有有司，鸠工修饰”之句。在翻译“有司”二字的契丹文部分是用的三个字。其中为“醴州”之音译，为所有格词尾。契丹小字一般可译为“正月”的“正”。此字为“首”或“第一”之意，音“耐”，契丹语用“第一个月”来表示“正月”⑨。音d，它只有和其它元音相拼时才显示单纯辅音d的形式，作为单体使用或在单词中不是表示一个音素而是一个音节时，d后面还有一个央元音e而作de，在此即是如此。这个单词为“首长”或“第一长官”之意，表示宾格的词尾。上述三个契丹字为“醴州之首长”的宾格形式。

用“醴州之首长”来译“有司”就比“有司”更加具体了。“有司”二字比较笼统，并没有告诉人们是什么地方的什么官。一看契丹文部分才知道郎君所命令的修饰唐乾陵的原来是乾陵所在地的“醴州首长”即地方当局。

在汉文部分还有“与醴阳太守酣饮而归”之句。在翻译“醴阳太守”的契丹文部分用的是二字。的读音虽然暂时还说不准确，但从它所在的位置看应为“地方”或“当地”之意，为所有格词尾；仍为“首长”之意，因为此字与“郎君”一齐作“饮”和“归”的主语用，所以没有词尾。两个契丹字合之其意为“地方之首长”或“当地之首长”。在这里契丹文的文本反而笼统了。

契丹小字于音为de，于意为“长”。“长”在达斡尔语中读音为da，与契丹语极为相近。例如达斡尔语中“村长”读aili da，“族长”读mokon da⑩。这都说明达斡尔语中“长”字一词是因袭的契丹语。

二、达斡尔语中的“兔”、“乌鸦”与契丹语相同

契丹小字《宣懿哀册》中有“；。；；”四句。这四句话虽然仅能释出一半，但已知每两句互相对仗，四句分别说的是“地”、“天”、“月”、“日”。为“地清”之意；为“天混”之意。以此来比喻宣懿皇后是清白无辜的。道宗皇帝听信谗言害死宣懿皇后和太子，说明他是一个昏君。诬蔑宣懿皇后与赵惟一私通而将她置于死地，实在是“大黑蔽天，白日不照⑪”的冤案。这一冤案一直到辽道宗死后，才由天祚皇帝平反昭雪。契丹小字《宣懿哀册》与汉文《宣懿哀册》虽然不是对译的，但都有为宣懿平反的内容。例如汉文《宣懿哀册》有“载念宠渥，失於奸臣，青蝇之旧污知妄，白璧之清辉可珍。如金石之音默而复振；如镜鉴之彩昏而复新⑫”等句。无非说明宣懿皇后象镜子那样清白明亮。契丹文中的“地清”、“天混”等句也是出于这一历史背景。契丹小字为“玉兔”之意，即代表月亮。为“金乌”之意，代表太阳。根据我们的拟音，音gu，这与《辽史》中所记录的“玉”音“孤稳”的记载是一致的⑬。沈汇同志已经指出，达斡尔语中“玉”也音gu，二者是一致的。根据我们的拟音，音tau，音li，音a，三者相拼为talia，这与《辽史》中所记录的“兔”音“陶里⑭”，与达斡尔语中“兔”音tauli⑮都是一致的。契丹小字为“乌鸦”之意，系和两个原字拼成。音h，也音h。它们做音节使用时，各附有央元音e，相拼为heh^{e}或为haha。这既与女真语中“乌鸦”音“哈哈”一致，也与达斡尔语中“乌鸦”音gaga⑯一致，只是契丹语中的h在达斡尔语中有规律地替换成g。这种替换不仅“乌鸦”如此，“蛇”和“狗”亦如此。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过上述考证，可知“兔”和“乌鸦”的发音，契丹语和达斡尔语是一致的。

三、达斡尔语中的“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

国内外的学者早在五十年代即已正确指出，契丹语中是用十二兽来表示十二支的。

契丹小字中，用表示“未羊”，此字由和两个原字组成。根据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检校”、“点检”和“驸马”的拟音，音 im，音 a，二者相拼时，im 分解为 i 和 m，i 单独为一个音节，m 和 a 拼成一个音节，成为 ima 这个单词。这个词的发音既与蒙古语“山羊”的发音相同，也与女真语“山羊”的发音相同，更与达斡尔语“山羊”的发音相同。这说明契丹语用“山羊”来表示十二支中的“未”。

五十年代初，日本一些学者先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起来，再把契丹字假设为“绵羊”，然后根据鞑靼馆《华夷译语》中蒙古语“绵羊”音“豁纳”的记载，把拟音为 honiya。这种拟音固然不对，但在当时无法验证和的读音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做那样的探索是情有可原的。在契丹文字已经进行了“划时代的新研究（日本言语协会会长西田龙雄语）[17]”的今天，和的音值已被大量的汉语借词验证无误的情况下，再因袭早已被广大学者抛弃的旧说，说什么是“绵羊”，不是“山羊”，那就是无知和荒唐的事情了。

契丹小字用表示“午马”的“马”，它由和两个原字组成，音 mu，音 ri，二者相拼为 muri，这与达斡尔语中“马”音 mori[18]的发音基本相同。

契丹小字用表示“戌狗”的“狗”。据《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契丹语中“狗”音“捏褐”，这与达斡尔语中“狗”音 nogo 的发音相近，g 与 h 也是做了有规律的对应。

契丹小字“蛇”作，其读音应为 moho，这与达斡尔语中“蛇”音 mog 的发音亦相近，契丹语中的 h 也是有规律地被替换成 g。

这都说明，“山羊”、“马”、“蛇”、“狗”这些最普通的语词在契丹语和达斡尔语中是完全一致的。

四、“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

《郎君行记》汉文部分有“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冬季有十、十一和十二共三个月。仲冬者即冬季第二个月或中间那个月，亦即“十一月”。契丹文部分译“仲冬”的契丹字作。根据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道）、（元）等词，可以推知音 de，音 an。根据契丹字乐公可译为“可敦”，推知亦音 de，因而于义为“仲”的契丹字读音似为 deande。这与达斡尔语中于义为“中”的 duanda 的读音基本相同。

于义为“冬”的契丹字由和两个原字组成，音 u，的音值虽还不太清楚，但它们拼起来的读音似乎也应与达斡尔语中于义为“冬”的 ugul 的读音相同或相近。

契丹小字中用表示“部落”的“部”，例如“六院部”在《故耶律氏铭石》中作“”，但在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中，“六院部”又写作“”，从而可以知道“”与“”为同意同音词，已知的音值为 mu，所以可以推测契丹小字和的发音应与达斡尔语于义为“氏族”的 mokon 的发音相近。

除了上面所举的各例之外，契丹小字（露）、（字）的发音也与达斡尔语有着某种对应关系。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真正既能释出义又能读出音来的契丹文字并不多，好多还是只知其音不知其义或只知其义不知其音，而大部分还是音义全不知道。在已知音义的为数不多的契丹文字（指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又占了绝大多数，剩下的契丹本民族的语词就更少了。在这已经解读出来的为数甚少的契丹本民族语词中，我们仍能找出以上与达斡尔语相同或相近的语词，尤其是像“马”、“山羊”、“狗”、“兔”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常用的语词，很难用借词来解释，它必然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据此即可把达斡尔族的族源上推到春秋时代的东胡。因此可以说，达斡尔族也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

注　释

①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883页。

② 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方壮猷中译本）第8页。

③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达汉满蒙词汇》，1977年油印本第157页。

④ 《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85页。

⑤ 《三国志》《魏书》卷三十，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32页。

⑥ 《辽史》卷六十三“世表”，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51页。

⑦ 陈述：《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民族研究》1959年第8期，第41至48页。

⑧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7年《契丹小字研究专号》即第4期，第66页。

⑩ 同③，第5、50和228页。

⑪ 王鼎：《焚椒录》序，见《说郛》本。

⑫ 《辽陵石刻集录》所收汉字《宣懿哀册》拓本。

⑬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中华书局标点本367页。

⑭ 《辽史》卷五十三“礼志六”，中华书局标点本第878页。

⑮ 同③　第44、289页。

⑯ 同③　第90页。

⑰ 西田龙雄：《契丹文字及其解读的新进展》，日本《言语》月刊，1981年1、2、3号连载。

⑱ 同③第179页和230页。

敬　告　作　者

为避免与各学刊、学报重复刊载，请勿一稿多投。

本刊編辑部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